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第二十回 正綱常法斬淫邪 存厚道強言恩義

詞曰：魚目有時眯眼，燕石終非難辨。

識者豈無人，現真形。孰正孰邪分界，除惡除淫莫怪，掣劍斬妖魔，不饒他。

——右調《昭君怨》

書說愛珠小姐到園中，討了兩次怠慢，心上終放不下雲程，眠思夢想，一夜不曾合眼，又做了許多巧話，思量再去引誘雲程。候至飯後，要到園中。誰知未到園門，正要走進，只見一個小廝，急急阻住。道：「不要進去，侯爺在書房內有事。」愛珠道：「我是進去得的，不要你管。」說完又要跨進，被小廝一把扯住。道：「侯爺吩咐，獨不許你進去，若放了你進去，要打三十板哩。」愛珠道：「放屁！你道我是何人，如此放肆。」小廝道：「你不過是夫人的結義姊妹罷了，也不該開口就罵我放肆。」愛珠道：「我哪裡是甚麼夫人結義的姊妹，我是侯爺原聘的夫人，如今的夫人是我的使女，你休得聽了他的話來得罪我，我若對侯爺說了，叫你死在我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要走進。被小廝一把又扯出，道：「呸！我倒為夫人面上，好好的與你說。若論侯爺，你便想他，他卻不來想你，你這樣要遷就人，不如來就我小廝，倒還用得你著哩。」愛珠大怒，正要發作，只見一個丫鬟，提了一籃花在園中走出，愛珠看見，一發大怒道：「現在他們進去，怎麼我獨進去不得？」小廝道：「他是奉夫人之命進去採花，你卻是獻花。侯爺正惱你胡纏，獨不許你進去，別的原不禁，他請你收了這邪念，向別處去尋人罷。侯爺是纏不上的，休得要討出丑。」愛珠聽了，又羞又惱又恨，欲與小廝爭鬧，又來往之人不絕，都掩口而笑，不好意思，只得悶悶而回。欲要不去，又捨不下雲程；欲要再去，又恐受小廝的氣。千思萬算，忽想道：「那小廝一定是無瑕這賤人吩咐了他，獨阻我一人，金郎哪裡知道？我想金郎雖見我的貌，還不曾曉得我的才。那小廝聽了無瑕只阻我一人，丫鬟原不阻擋，我不免做詩一首，再教了小燕的話，叫他送進去，饒他佛菩薩，也不怕他不動心。算計已定，就做詩一首，又詞一首，極言自己為他守節之苦，又責他寵愛丫鬟，負他情義之意。做完就叫小燕來，細細教了他說話。打聽雲程獨在書房，就著他將詩詞送進。原來小廝為雲程吩咐，果然只阻愛珠一人，小燕並不阻擋，一腳竟到書房。見雲程獨自一人在內，便走進去磕了四個頭，呈上詩詞。雲程一手接詩，一面就問道：「你是誰家使女，此字是誰人著你送來的？」小燕道：「小婢是林家使女，名喚小燕。此字是我家愛珠小姐著我送來的。」雲程道：「我與你小姐並無瓜葛，如何送字來與我看？你小小年紀，敢作紅娘的故事麼？可知我卻不是張生，休得認差了人。」小燕道：「我小姐也不比鶯鶯，小婢也不是紅娘。小姐說他是侯爺自幼聘定的夫人，為因守節不肯改嫁，受了许多苦楚，要求侯爺不負前盟之意，請侯爺看詩便知。」雲程果將詩詞一看。

詩曰：

妾是林家真愛珠，
為君守節歷崎嶇。
從今重結鴛鴦帶，
婢竊夫人應讓吾。

後又有詞一首。詞曰：

守貞以俟，不是逢場聊作戲。喜得重圓，猶恨他人占我先。
當年原聘燈下憑，君仔細認。才貌絕殊，自識林家真愛珠。

右調是《減字木蘭花》詞。看完大笑，道：「詩才好，只詩意甚是不通。不說他爹娘負我，反說我負了他。且看他如此輕狂舉動，也不像個正經守節之人。且前日對我說夫人許多不正氣的話，我想夫人十六歲嫁來，猶然處子。至今六七年，相處相敬如賓，一言不苟，豈是不正之人？即此一言，可見他的話就不實了。我前日正欲細訪，奈又不好問得夫人，其餘又無人可問。今看小燕必然盡知，但好好問他。必然教了來的，須將刑法嚇他，方能嚇出實情。算計已定，就問小燕道：「你還是自幼服侍小姐的，還是遠來隨他的？」小燕道：「我爹娘就是林家的人，小婢生長出來就服侍小姐的。」雲程道：「既自幼服侍小姐，則小姐前後事情自然都知道的了，可細細說與我知道。」原來小姐的一片假話都教了小燕來的。小燕不慌不忙，依小姐先前的話一字不改述了一遍。雲程道：「據你說，沈媽媽將小姐與你一同賣來的，難道當初小姐出去投河，你也隨去投河的麼？」此一剎，小燕卻未曾打點，停了一會道：「小姐去投河，小婢隨去勸他，幸遇沈媽相救，便隨著去的。」

雲程道：「這就假話了。小姐說我夫人也在他房中服侍的，那時你只八九歲，夫人已有十六歲了，怎麼你八九歲的尚知去勸他，難道年長的倒不去勸他麼？」小燕道：「那時夫人已睡熟了，實是不知。」雲程道：「難道你小小年紀倒不想睡？況且你若無知，決然不去，你果有知，就該報知員外院君，即不然也該對夫人說知，大家勸轉，豈有八九歲的丫頭就能勸他轉來麼？一派都是鬼話，還不從直講來，若再半字支吾，叫你先受我拶指的刑法。」小燕道：「實是句句真言，並不敢欺騙侯爺。」雲程道：「還說真言麼？」叫小廝將這小賤人拶起來。小廝便將拶指，扯出小燕兩手套上，輕輕一收，小燕已殺豬一般大叫道：「小婢實是初進來的，以前之事實是不知，望侯爺饒恕。」雲程道：「胡說，你方才明明說自幼在他家生長的，如今又說初進來的，這等可惡，收起來！」小廝又狠狠的一收。小燕道：「侯爺饒命！小婢實是受刑不起。」雲程道：「只要你細細直講，自然放你，若再支吾，莫說拶斷你手指，我還有寶劍在此，要斫你的頭哩！」小燕道：「若是小婢直說，小姐知道刑法，也當不起，還求侯爺饒命。」雲程道：「不妨，有我在，直說了保你無事。」小燕一想，說也是死，不說也是死，索性盡行說明，就死還可稍緩。遂將學師說親時，院君吵鬧，小姐要去尋死，員外情極極死、救活，當時小姐不肯嫁，侯爺又要娶，退又不能退，只得將如今夫人代嫁的。雲程道：「夫人究竟是何等樣人，果是與你一般服侍小姐的麼？」小燕道：

「我是他家生的，夫人是外邊討來的，就是石太爺的女兒。」雲程道：「哪個石太爺？」小燕道：「就是住在此石將軍的太爺。」雲程道：「是幾歲上賣來的？他為何要賣？」小燕道：「夫人十二歲上，石太爺醫死了人，送在監裡，夫人賣身救父，員外院君討來服侍小姐的。」雲程道：「代嫁之後，小姐便怎麼樣？小燕又要支吾，雲程拔出寶劍就要斫。嚇得小燕就將荷亭避暑，利公子闖入私通，先奸後娶，隨翁上任，直說到巡按拿訪，百姓打鬧，一門俱死，小姐躲避，私通門子，被人捉出，理刑責打，比賊叛父，以至父女成仇。雲程止住，道：「聞員外院君甚是愛他，何不好說，卻去扳他？」小燕又將員外備禮來賀，小姐拒絕不見，又給示封門一番，結怨於前故難好說，後又發沈婆家官賣，夫人不知，討下船認出，如何相待，一一說完。雲程一思想道：「此言一些不差，我在揚州經過，怪不得曾、車二年兄向我請罪，說得罪令親。我心中不解，原來就是此事。這樣惡婦，豈容一刻存留。」吩咐將小燕放了拶，正要算計處治愛珠。

誰知愛珠見小燕去了許久不來，自己走來打聽。見小廝不在園門，竟走到書房，正聽得將小燕放拶，心中一嚇，恐小燕說破，急急趕進，意欲還去胡纏。誰知雲程正在大怒，一見愛珠走進，不覺怒上加怒，趕上一把頭髮扯倒，提起寶劍就要殺，嚇得愛珠連連哀求，雲程要他自己供招。小燕見勢頭不好，急急趕進求救夫人。夫人聞知也大驚，急急趕到書房，見丈夫扯著愛珠，只是要殺。夫人上前相勸道：「相公有話好講，為何提刀弄劍起來？」雲程道：「夫人我與你相處多年，難道還不曉得我性情。前日還虧你騙我，說甚麼結義姊妹，勸我收他，幸而我有主意，決意不從。倘然收了，可不被他污辱盡了。快請進去，不要管他，我斷要殺這淫婦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且請息怒。小姐即有不是，罪不至於殺身，還宜從容斟酌。」雲程道：「夫人怎說他罪不至於殺身？若論其罪，萬副猶輕，今將他一刀殺死，還便宜了他哩。」愛珠道：「奴家有甚罪，求相公講一明白，使奴死也甘心。」雲

程道：「你要我講明白，只怕你的罪擢髮難數哩。你且聽著：女人最重名節，你也曉得一絲為定，千金不移。你自幼許我，見我貧窮有病，就尋死覓活，不肯嫁我，致父親情極自縊，還騙我說守節投河，你的節在哪裡？罪之一也；女人又最重廉恥，你獨處園中，私通利氏之子，先奸後娶，廉恥喪盡，罪之二也；為人要有仁心，你嫁到利家，隨翁任所，見翁姑丈夫貪財害民，你就該勸諫，怎反助紂為虐，百姓盡皆切齒，仁心何在？罪之三也；萬惡淫為首，百善孝為先，你不見夫人因父有難，情願賣身救父，雖一時有屈，如今現受一品皇封，上天何曾虧負他？你這賤人，公公偶署道印，----- Page 144-----

金石緣

· 143 · 你父親備禮來賀，即使你公公輕薄他，你

還該暗地周全，怎反從中阻撓，拒絕不認，即此一端，就該天雷打死，罪之四也；自古說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你與利公子先奸後娶，臭味相投，也可謂情深義重的了，怎麼丈夫還在獄中，你就私通，下賤忘義，貪淫至此，極矣！罪之五也；人最不可忘本，你被百姓捉出理刑，責比追贓，把父母體面喪盡，他不怨你也罷了，你反扳害親父破家蕩產，奔走他方，罪之六也；為人要知恩義，你發媒婆家官賣，地方上知你淫惡，無人要你，虧夫人討你來家，又待以上賓，還勸我收你，此恩此德，天高地厚，怎反在我面前離間他，恩將仇報，罪之七也；為人要識時務，你已背盟失節，只合安分悔過，如何連次到我書齋，希圖狐媚惑人。豈知我秉燭雲長，焉能受汝狐媚，罪之八也；為人良心不可喪盡，夫人節義自守，忠孝兼全，賣身代嫁，一則為親，二則為你，嫁到我家，見我貧窮惡疾，絕未憎嫌，數年同處，相敬如賓，從未一語入邪。你就說他許多不正，良心喪盡，罪之九也；心腸不可太毒，莫說夫人待你如此恩德，即使有仇，還該稍存厚道，怎就教我殺他，人心惡毒一至於此，罪之十也。即此十罪，死有餘辜矣，還有何辯麼？」嚇得愛珠一字難言，惟有跪地哀求乞命而已。

夫人急急上前止住，道：「相公數說小姐十罪，奴家也不敢與辯，但妾代相公算計，也有三不可殺。」雲程道：「為何有三不可殺？」夫人道：「朝廷特賜尚方寶劍，要你斬除貪官污吏，勢惡土豪，如何發軔之始，先斬一婦人，可不輕了聖上所賜麼，一不可殺；二則小姐曾許過相公，雖則背盟，原將奴代嫁，後來員外院君，許多厚贈，皆小姐面上來的，相公須看員外院君情面，二不可殺；三則妾身在他家數年，小姐相待甚好，今又是妾身留他在此，若然殺了，知道的還說小姐不好，為相公所殺，不知道的，定然說奴家妒忌，攬撥相公殺的，叫我這妒忌不義之名，何處分辯？還望相公看奴薄面，斷斷不可輕殺。」一面說一面也跪下去代求。雲程看見，急急扶起，道：

「夫人難道不知，下官豈是刻薄的人？只因此女惡毒已極，若不早除，必多大害，」說完又要殺下。夫人道：「相公既不聽奴所勸，奴家根蒂已露，你堂堂侯府，奴家出身微賤，如何受你的封誥，你須早早另娶，妾身即當退守空門，看經念佛，以終天年便了。」雲程道：「夫人何出此言。松柏雖好，不遇歲寒，如何見其獨盛？夫人若不賣身，何由見你的孝？下官若非貧窮生病，何由見你的義？這正是天公要成就你我姻緣，幻出許多更變，使魍魎自現，玉石頓分。至於偶爾屈身，一發無害，不見韓信亦曾受辱於跨下，伍員亦曾吹簫於吳市，後來各建大功，誰人道他微賤？況你原是舊家，不過救父心急，屈身行孝，正是你的好處，下官正思報答深恩，夫人何反多疑？若必要救這賤人，我就看夫人面上饒他一死，但本境斷難容留，叫小廝將我令箭一枝，著旗牌官押交汛地，捱鋪遞解，逐出境外交令。」

小廝答應押出，夫人還想再勸，見人已押出，知難挽回，急急進去，取銀十兩、衣裳兩套，送與愛珠，執手寬慰。愛珠此時也知夫人一片真心待他，彼此悲傷而別。